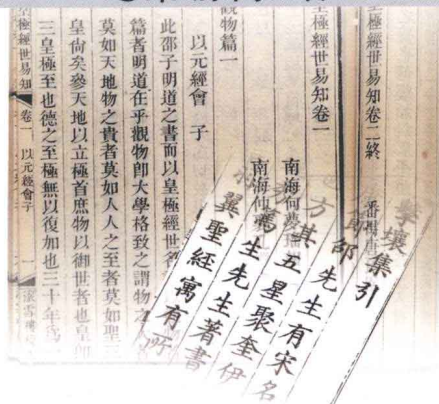




邵雍易学 与新儒学思想研究

◎宋锡同 著



ShaoYongYiXue
Yu XinRuXue
SiXiang YanJiu

邵雍易学
与新儒学思想研究

◎宋锡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研究/宋锡同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ISBN 978 - 7 - 5617 - 8426 - 6

I. ①邵… II. ①宋… III. ①邵雍(1011~1077)—
象数之学—思想评论②周易—研究—中国—北宋③邵雍
(1011~1077)—儒家—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244. 35②B22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0000) 第 000000 号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研究

著 者 宋锡同
组稿编辑 孔繁荣
项目编辑 宋坚之
审读编辑 彭鸿程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9.37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8426 - 6 / B · 612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序 一

在宋明理学草创阶段，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都作出了理论贡献，学术史上称他们为“北宋五子”。他们试图改变儒学中本体论缺位的情形，提出各种本体论理念，同佛道二教的本体论抗衡；他们重申“一个世界”的原则，消解所谓彼岸世界；他们强调世界的真实性，要求清除虚无主义的迷雾。

邵雍从陈抟的《先天图》得到启发，提出的本体论理念是“太极”。他指出：“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太极是绝对的“一”，由它分化、设置出数、象，由数、象发生出宇宙万物。太极既是宇宙万有的本原，又是主体意识的依据。他说：“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击壤集·自余吟》）这种主体意识通过人表现出来，所以在万物之中人最灵；而在人群中，圣人最高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圣者也。”（《观物内篇》）圣人“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同上）。圣人为天传法，为万民作则，把抽象的本体落实到现实生活层面。通过对圣人的描述，邵雍重申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原则，以对“太极”的崇拜为前提，引导

出对圣人的崇拜。程颢把邵氏易学称为“数学”，他说：“尧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他不欣赏邵雍的学术路径，也没有贬低邵雍的学术造诣。称实而论，在理学的草创阶段，邵雍的理论贡献，并不在其他四子之下。

大凡治《易》的学者，有些人可以归结为象数派，有些人可以归结为义理派，邵雍也许是个例外。他既看重义理，也借重象数，找到以易学形式阐发义理的诠释方式，独创出先天易学。由于邵氏易学有多重面相，故而索解为难，历来研究者所见不一。有的研究者持批评态度，如清代的一些汉学家，将邵氏易学归入道教系统，指责其背离了儒家正统。有的研究者持赞扬态度，如杨时说：“《皇极》之书，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论古今治乱，成败之变，若合符节。”（《龟山集·答陈莹中其四》）宋锡同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可以说是挑了一根难啃的骨头。

此书以已有的成果为研究基础，但不为成见所囿。诚如书中所指，邵雍先天易学在流传中遭遇的诸多困难及受到的诸多指责，固然同后人误读有关，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先天易学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其学术思想流传、发展陷入困境。对于邵雍易学的独到之处，作者概括为三点：第一，突破了传统的注疏模式；第二，把传统象数易学由关注天道而落实以人事；第三，开启宋明理学中内圣外王的话题。作者的这些看法，发人所未发，有创新之处。该书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分析深入，鞭辟入理，切中肯綮，说理充分，结论正确，对于研究早期理学思潮的形成史和易学思想演变史，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此书既要论及邵雍的易学思想，又要论及邵雍的理学思想，如何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需要作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希望宋锡同博士继续深入研究这个课题，争取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宋锡同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后，即将付梓，索序于我。作为指导教师，我责无旁贷，亦以为乐事。嘉其有成，是为序。

宋志明

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2楼思灵善斋

2010年12月

序 二

邵雍是宋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深居简出，淡泊名利，以学问作为其人生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人生目标，他研精极思三十余年，“治《易》、《书》、《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通过“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同上），以数为最基本元素，整合易学和历法，建立了一个内含数理、富有逻辑、推天道明人事的宇宙运行图式。他虽然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问世，但对于易学独到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关于易学起源问题的见解，即他提出易学图式和由解释这些易学图式而形成的先天学、后天学，与刘牧河洛之学，统称为“图书之学”，深深地影响后世易学研究，尤其是经过南宋朱熹的精心解读和极力张扬，成为宋以后象数易学研究中的显学。元明时期易学独尊程朱，受此影响，当时的易学家大多以先、后天学探讨易学起源和解释文辞。即使在提倡考据之学的清代，邵雍先、后天之学仍然是易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清儒李光地、陈梦雷、胡煦、江永等人

辨之以实,极力阐发之;毛奇龄、胡渭、黄宗羲、张惠言等人考之以伪,极力驳斥之。

关于先天学和后天学真伪之争,究其实是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和宋学之争。而汉宋争论的问题,不可简单地用“是”与“非”评价之。如四库馆臣所言:“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就其解释学而言,邵氏先天、后天之学真伪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它折射出当时易学研究乃至整个经学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强烈问题意识。具体说,汉唐以文字笺注为方法、以追求经典文本本义为终极目标的经典解释学已不能满足当时学术发展的需求而开始式微,取而代之是以问题意识为核心、透过文本字句的解释、以阐发和体验圣人之意为方法、以希贤成圣为终极目标的解释学。这种经学方法研究的转向,为经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经学研究以新的形式延续发展和繁荣,不应该把这个时代贬为经学研究的“积衰时代”之始,而是经学解释的创新时代。处于北宋初期的邵氏不囿于易学文字笺注形式,而以《易传》的数理为最基本的依据,追溯易学源头,揣摩易学圣贤思绪,探索《周易》成书的历程,由此而形成的以解释图式为最基本内容的先天、后天之学,开启了此时期经学解释创新之先河。虽然邵氏先天、后天之学的主要观点、论据和符号的推演及其论证过程存有种种不合理的因素,但反映了邵氏对于易学的一种独到理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易学观。就易学发展而言,这种以象数为核心的易学观,既可承孔子和《易传》象数思想,又可续两汉象数易学。依《易传》“观象系辞”为据而建立的繁杂的两汉象数易学,由于自身存在着支离、附会、繁杂特点,又经王弼尽扫之,故自魏晋以后逐渐趋向衰微,以辨名析理的玄学易成为主流易学。幸有唐李鼎祚作《周易集解》,两汉象数易学资料存其大略。但是,象数易学独尊和辉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邵氏援道入易,从宋初陈抟三传,

得其道教炼丹图式,用于解释易学起源,不仅以图式的形式复活了两汉的象数易学,而且也以独特的话语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在两宋卓然自成一大家。

然而,由于邵氏思想涉及到易学、历法、儒学、道学等领域,所建构的体系如此精深博大,因而当今学界关于邵氏的易学和儒学思想的研究,或偏于易学象数图式解读,或偏于儒学思想分析,未能作整体观之,此乃学界之缺憾。青年学者宋锡同博士,学有根基,思维敏捷,能洞悉学界研究之弊端。有感于此,他秉承前人研究成果,以新的话语和新的视域审视邵氏易学和儒学思想。由透析邵雍的数及其以数为核心构成的先、后天图式,观其易学之义理;再以易学之义理察其新儒理之建构,层层深入,前后贯通,再现了一个完整的、内涵逻辑的、而富有创新意义的易学和儒学思想体系,也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德气粹然的新儒者形象。此对于弥补当下学界之缺失、推进邵雍儒学思想的研究,功大矣哉!当然,宋博士大作中有的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如对于邵雍个别的图还有待作进一步解释,关于文王八卦体现的是人道的说法有待思考和斟酌。虽然如此,宋博士大作仍不失为当今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故鄙人愿极力推荐之。

虽与宋博士未曾谋面,但对其研究则早已熟知。宋博士今有大作付梓出版,鄙人为之高兴。而宋博士希望鄙人作序,鄙人又深感不安。虽然前些年对于邵雍易学作过一些研究,但毕竟只是易学,未及儒学。而宋博士大作从邵雍易学论及儒学,如此庞大,非本人所能及,作此序勉为其难。然而作序,既会有幸成为最早读者之一,又可以推荐其大作,故欣然接受,略述数语以为序,正确与否,请方家明示。

林忠军

于山东大学

2011年2月

目录

序一	1
序二	3

绪论	1
0.1 对新儒学的再思考	1
0.2 易学与以《易》阐儒	7
0.3 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11
0.4 方法与脉络	17
0.5 几点说明	19

第1章 邵雍生平及其著作文本考辨	23
1.1 生平	23
1.1.1 早年治学时期	24
1.1.2 居洛交游、成学时期	27
1.1.3 关于邵雍的诸种离奇传闻辨析	31
1.2 著作文本考辨	36
1.2.1 《皇极经世书》	36

1.2.2 《击壤集》	42
1.2.3 《渔樵问对》	46
1.2.4 《无名公传》、《戒子孙》	48

第2章 邵雍学术思想的历史背景及渊源 51

2.1 经学变古时代的开启	51
2.1.1 宋代新儒学的开出	52
2.1.2 宋代图书易学的产生	61
2.2 邵雍学术思想渊源	68
2.2.1 承接《易传》中的“形上”思路	68
2.2.2 吸收汉易卦气学说	71
2.2.3 吸收并转化道教易学模式	77
2.2.4 融合佛老,以儒为归	81

第3章 邵雍易数与易图思想探究 89

3.1 先天易学与后天易学	91
3.1.1 先天易学与后天易学	91
3.1.2 先天为体,后天为用	93
3.2 易数	95
3.2.1 观变阴阳,推数及理	96
3.2.2 易数	100
3.3 易图	117
3.3.1 图佐书之不尽	118
3.3.2 先天易图	120
3.3.3 后天易图	155

第4章 邵雍易学旨趣与内在理路 160

- 4.1 “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 161
 - 4.1.1 本诸天道,质以人事 161
 - 4.1.2 圣贤事业:皇极经世 163
 - 4.1.3 《易》之大纲:未然之防 170
 - 4.2 以《易》阐儒的内在理路 176
 - 4.2.1 推阴阳消长于天地万物及人事 177
 - 4.2.2 以《易》阐儒 181
 - 4.2.3 推《易》为儒家性命之学 184
-

第5章 邵雍新儒学思想研究 186

- 5.1 “先天”本体论 187
 - 5.1.1 先天、心、道、太极 188
 - 5.1.2 天根、月窟 193
 - 5.1.3 中、环中与一 196
 - 5.1.4 诚 206
- 5.2 “观物”工夫论 209
 - 5.2.1 观物工夫的内涵 209
 - 5.2.2 观物工夫的展开 217
 - 5.2.3 观物之乐 229
- 5.3 学为仲尼 239
 - 5.3.1 不失吾儒 240
 - 5.3.2 赞叹仲尼 242

第6章 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的流传及评价

249

6.1 先天易学遭遇的两极态度 250

6.2 诸儒论先天易学 253

6.2.1 朱熹、蔡元定等论先天易学 253

6.2.2 王夫之论先天易学 260

6.2.3 黄宗羲、黄百家等论先天易学 264

6.3 邵伯温等人对邵雍先天易学的偏向发挥
269

6.4 对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的评价 273

参考文献 277

后记 282

绪 论

0.1

对新儒学的再思考

清儒颜元(1635—1704,字易直,一字浑然,自号习斋)曾怀疑宋明诸儒利用“图”这种方式来阐释儒家抽象本体——“性”的有效性:

嗟乎!性不可以言传也,而可以图写乎?虽果见孔、孟所谓性,且不可以言传图写,而况下愚不足闻性道如仆者乎!但偶尔一线悟机,似有仿佛乎方寸者,此或仆一人之所谓性,尚非孔、孟所谓性,未可知也。况仆所见尚有不能图尽者乎!①

① (清)颜元:《存性篇·性图·图跋》,《颜元集》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页;下同。

颜元确实道出了在表述新儒学(宋明理学)^①的本体概念上遇到的困难,即便是偶尔有所体悟也未必真是孔、孟所传的“性”体,更何况用“图”来阐释儒家的“性”体必有所不能尽意者。故而,他感言“性不可言传”,以图示之则更难!

但是,在颜元那里,这只是一种怀疑,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否定以图示“性”的效用。相反,他对以图示“性”的阐发,对我们今天研讨易学与善言“性与天道”的宋明新儒学来说,又不失为一个好的借鉴。他说:

语云,理之不可见者,言以明之;言之不能尽者,图以示之;图之不能画者,意以会之。吾愿观者寻其旨于图间,会其意于图外,假之以宣自心之性灵,因之以察仆心之愚见,庶不至以佛氏六贼之说诬吾才、情、气质,或因此而实见孔、孟之所谓性,亦未可知也。^②

诚然,作为以文载道的儒家经典,长期以来以文字为主要表述形式,而儒学在学术史上的传承,也以对经典的阐释与发挥为主要方式。因此,文字始终是儒学传承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文字在诠释新儒学抽象道体时,却不是绝对有效的,所谓“言之不能尽者,图以示之;图之不能尽者,意以会之”,“意”即在文字的局限性成为解读经典的障碍时,借“图”以辅助达意、会意,则成为必要。今人郑吉雄先生据此指出:“如果谛视颜元全本《性图》,则可以看见他是藉由这几幅图彼此相关、表述同一套思维的图式,来串联起他以‘气’为中心,并以《孟子》‘性善’、《周易》‘元亨利贞’与他的‘气’观念合一的思想。所以,在这

① 这里的新儒学,主要指宋明以来区别于汉唐以注疏为主要表述方式,而以明体达用、穷理尽性为指归的新儒学,一般称为宋明理学、道学。为区别于之前的儒学,本书采用“新儒学”这一称谓,理由详见《绪论》之说明。

② 《存性篇·性图·图跋》,《颜元集》上册,第32页。

里‘图’是主，文字反而是辅助性的。”^①实际上，“图”在辅助表达儒家抽象道体的作用上还是不可否认的，简言之，它的作用虽有限，但有效。所以，颜元继续强调不可在“图”上拘执不前。他指出：

若指某图曰此性也，某画曰此情也，某点曰此气质也，某形势曰此性、情、才质之皆善无恶也，则胶柱鼓瑟，而于七图无往不扞格背戾，且于仆所谓一线者而不可得，又安望由此以得孔、孟所谓性乎！恐此图之为性害，更有甚于宋儒之说者矣。^②

颜元此论，与传统哲学言意之辨中所强调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旨趣相近。即在解读经典时，重要的是“得其意”，这也是解读经典的目的。而作为工具的文字与图式在得意之后，则不可再“胶柱鼓瑟”地拘泥于此，甚至因而模糊“性与天道”这一主题。

实际上，在宋明诸儒那里，并无以图害性之处。图，则主要指与《周易》相关的卦爻符号以及与易理相关的图式，藉由此类图式对《周易》展开的阐释。此种易学诠释被称为易图学或图书易学，它是宋明以来诸儒阐释新儒学中“性与天道”的一种凭借。而诸儒推举易图的背后，更关注其所指称的“性与天道”这一本体，这一点在宋儒更为明显。《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宋儒藉此阐发儒家的形上本体，同时又以继善成性为主线提出以“复性”为主的工夫论，主张由工夫开出本体，以人道契应天道，最终实现成己成物的内圣外王理想。在“复性”工夫展开的过程中，也体现出新儒学的明体达用精神，在此意义上的工夫论与本体论构成了新儒学的核心内容。

① 郑吉雄：《易图像与易诠释》，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4 年版，第 195—196 页。需要说明的是，本节关于颜元对图式与性体问题的探讨也是在郑氏此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展开。

② 《存性篇·性图·图跋》，《颜元集》上册，第 32 页。

新儒学由工夫开出本体、由人道契应天道的内在理路,至现代新儒学时期,在熊十力、马一浮等人处同样得到了承继与发展。如熊十力的“证量”说,实即宋儒“复性”说,是围绕性命道德展开的成己成物之学。在熊十力,他将对于自性本体的认识,称之为“性智”,而对于日用寻常知识层面的认识,则称之为“量智”。“性智”相当于“德性之知”,“量智”则相当于“见闻之知”,从而区分开“道问学”层面的科学知识 with “尊德性”层面的本体认知。进而沿着宋明新儒学“复性”的理路提出“断染成净”的成圣工夫。他的这一工夫理路,具体体现为“证量”、“保任”、“推扩”三途,大致沿袭宋儒穷理尽性的工夫理路。如熊氏论“证量”时云:“此须有修养工夫,真积力久,感染尽净,真体呈现。尔时主人公自明自了,谓之证量。”^①因此,宋明新儒学在经历清代考据之风的洗礼之后,由工夫达本体、由穷理以尽性这一“复性”之学,再次成为现代新儒学中的主题。不但如此,他们还站在儒家道统论的角度上,指出西学与中学之最大不同,即在工夫与本体。如熊十力指出:

西洋哲学谈本体者,诚不免纷纷猜度,陷于戏论,不能如吾先哲之覈体当发。此覈体承当一语,意义深远。盖言反己,而识得自我与天地万物同源,即得以超脱形骸的小我,而直证本体。^②

夫本体必待修养而始显。修养工夫,只是去私。私欲克除尽净,即本体呈露,而无障蔽,是谓反己。中学虽不遗理智,而主要工夫,实在修养。此不可不知。总之,以哲学论中国哲学与西学确有不同。西学向外求体,故偏任理智与思辨。儒学在反己而实得本体,故有特殊修养工夫,卒以超越理智,而得证量。(证量,即本体呈露时,炯然自明自了之谓。)^③

① 熊十力:《十力语要》第二册卷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② 熊十力:《读经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下同。

③ 《读经要义》,第140页。

熊氏此两段宏论,可谓点到了新儒学之重心所在,由工夫以证本体,乃是宋明以来的新儒学明体达用、成己成物的必由之路。它与西方哲学中以理性思考存在本体及其在知识论层面上张扬逻辑思辨的认识论理路迥异。实际上,新儒学思想家对工夫与本体的强调,即便在清代考据学盛行之时亦未消失。如关中大儒李颀(1627—1705,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继王阳明^①(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又称“阳明先生”)、刘宗周^②(1578—1645,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因讲学于山阴城北的蕺山,世称“蕺山先生”)所主张的工夫、本体不二之后,再次发出对工夫、本体的强调:“做得工夫,才算本体。”^③而同处于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学者尊称“梨洲先生”)亦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④足见,宋明以来的新儒学作为明体达用之学,对工夫、本体的重视是一贯的。

① 如王阳明主张:“合着本体的是功夫,做得功夫的方识本体。”(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见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 页;下同)

② 如刘宗周指出:“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非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也。”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二,《黄宗羲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增订版),第 945 页;下同。又云:“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见刘宗周:《中庸首章说》,《刘蕺山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注:本书所引文渊阁四库全书均为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下文不再详细注明。

③ (清)李颀:《答张敦庵》,《二曲集》卷十六,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39 页。

④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见《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 3 页。此外,黄宗羲此处在对本体、工夫强调的同时,还提出“舍学问思辨,亦无以为虚灵”,不但强调日用工夫实践,即工夫不能脱离致知过程,这使他的工夫论一定程度上带上考据学的影子。进而他还提出“无工夫而言本体,则只是想象卜度而已,非真本体也”(《明儒学案》卷六十)。杨国荣先生于此指出,此论实际上是有强调本体只有通过工夫才能把握,进而肯定了本体对工夫的依存性。(见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1 页)这一论断再次指出了新儒学由工夫达本体、本体工夫不二的思想特色。